



# 如风一般的日常

□朱以撒

秋日来了,上文书店买纸墨的人好像多了起来。一定是天气凉爽,使人笔下的效率高了起来。一个文士在书房里待着,就是大量地消耗笔、纸、墨,试图在消耗中逐渐成为名家。苏东坡当年说:“笔成家,墨成池,不及羲之即献之。笔秃千管,墨磨万锭,不作张芝作索靖。”可见他对笔墨消耗是极其推崇的,有消耗才有成名的可能。有人也对我说过他一个月用了多少纸墨,写秃了几管笔。秃笔舍不得丢弃,又插回笔筒里,现在都有一大捆了。我看这些都是常道,有癖好者必然如此,挣来的一些钱就是投入在这里的。

可是,苏东坡没有说到砚,他不知道怎么说,如他这般研墨挥毫的人,一生也消耗不了一方砚——每个人都这样,砚完好,人没了。

有限与无限,在人和砚的关系上,可以看得明白。

黄庭坚曾认为文士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,最终还是难以做得圆满。尽管如此,每个还是有穷追的念头。

癖好的日常化是前人的做法,癖好是私有的,不必拎出来强调它有多么重要,前人总是比较内敛,静静地做一些私事,不想让人知道。陆游也是到最后才说自己“六十年来万首诗”,把人吓了一跳——日常就是不惊不乍。张三一伙商量着单车健身,统一买了一堆行头,那个圈子里的人就知道了,也看到第一次出征时的气派。可是没过两个月就放弃了,有人问起,每个人都说了一堆理由,好像被人坑了一样。凡事不能如日常坚韧,也就做不长,更不必说得有多

点名堂了。洛阳的寇先生九十多岁了还每日写字,他送了我不少字,我一张也没有回送他。他不像我有些想法就写篇文章拿去发表。他只是埋头写。他写的字可能放一个房间了,他还是不停歇。至于字写到什么程度,离古人远还是近,他有时会问我。我认为年岁大了不必多想,也不必与人交游,交游多是错位的,年少者岂能理解。书写这种形式就是让人摆脱群体,自己与自己周旋,尤其是持续与砚这一坚硬之物厮磨,便沾染了沉着不移之气,明知不能洞穿一砚,还是想费心力于其上。

有朋友赠送砚给我,并称发墨甚好。我只能笑笑,感谢,知道自己不可能用到它。想到砚有灵,把它摆起来吧。

苏东坡有一次和米南官相遇,边喝酒边挥毫,兴起而作行草,苦了两个埋头研墨的童童。暮色下来时酒尽纸尽,各自拿着对方的墨迹告辞。日常就是消耗一些物质,消费一个造兴的午后。估计这个下午

两人笔下没有几件是合规矩的,都是墨戏,乱涂乱抹的,酣物淋漓的,纸上情性而已。宋人给后人不少启示,启示之一就是不必把字写得合规中矩,而是要写得随意,不然就不快活了。快活的人总是比其他文士多一些故事,怪异的、荒唐的,苏东坡和米南官总是推倒不少,到现在反倒成了雅事。一个文士不能下笔前后都纠缠于规矩,成为一个死守规矩的人。不过,苏米的情调是与生俱来的,一张嘴一伸手就是这样。很多人不知道此中有道,还是学苏米的书法,形很快有了,笔情却让人绝望。有人就想装天真,装博学,也就离得更远。苏米的艺文是留下来让人玩味的、称道的,馋人的。不是让后人学的,学了就上当了,永远是隔着一堵墙。我离苏米很远,我学的都是一些中性的,说起来没有什么情调、情趣,使我也不必装斯文。

迎着秋风在江边走。黄昏下来,便有一些人在放纸鸢,人与纸鸢一样闲适。人在坚实的地上,拽着凌空空虚的

纸鸢,高低参差,游弋滑动,一叶般轻盈。当年自己搬到江边来时,也拥有几张纸鸢,也放了几回,可惜却没能坚持下来。黄昏这个时段再好不过,不那么明亮刺眼,使人走出家门,面向空旷。自己不放纸鸢,但逢有人的纸鸢上了天空,我还会凭栏张望一阵,想起良宵曾在纸鸢上写了“天上大风”这四个字,便轻松起来。生活如砚一般密集沉实,让人倾心尽力去应付,才能日常下去。不多的闲暇则虚之以待,让一些昏睡中的小情小调苏醒过来。把纸鸢飞往空中是一种、垂钓、抚琴、对弈、挥毫都是如此。它们就像是密室中的一扇窗户,沉闷了可以打开来透透气,使日子散漫一些。只是,有情趣的时间不会太多,我看到几个放纸鸢的人开始收线了,有一个人说他晚上还有班。纸鸢越来越低,摇摇晃晃,最后落在实在的沙滩上。

阮孚最大的癖好就是收藏木屐,有事无事地给木屐上蜡保养。看上去

无聊玩物,其实他想的还是很多的,他说,未知一生能看几履展?阮孚那个时代人命数都不长,短长的对比也就常常出现——一个人的身后,橱子里还排列着许多崭新的木屐,主人却不能再穿上它们吱吱呀呀地行走。这种反差太现实了,连木屐都长过阮孚的命。这个时代的名士,除了相约游弋山水、访仙寻药、清谈无为外,更在意自己与天相异的私有癖好——张湛好养鸬鹚,支道林好养神骏,王徽之好竹,陶渊明好鹤,王羲之好鹅,更奇怪的是王仲宣好听驴叫,袁山松好作挽歌。有的不免怪诞荒唐,非常人之癖。王谢家族中人,白日里理政,是为公器;之余则伸张自己的癖好,也就不论荤素,自个儿做去。仔细感知一下,他们都在外表正经或荒唐的癖好形式中,体验着生存之道,调节着生存的取向,而不是一般人看到的飞觥流翠、白眼青眼那般浅率。只能珍重时下。如阮孚那般,虽有

穿几履展的疑问,还是每天开心地穿好,再说。

今年秋日,又有不少学子考入中文系。我眼前仍然浮动当年的气象——这些人似乎都是为文学而生,为当作家而长。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居然已经在入学前就发表好几篇作品了,而痴长她十多岁的老大哥还是空空荡荡,不免让人内心焦灼。那个文气日长的时段,很多话题都围绕写作来展开,关注哪个同窗发了作品,想拜他为师,偷取一些秘诀,否则真是枉为中文之子。毕业几十年后聚会,如果和谁谈文学谈写作就幼稚了。秋风吹起了白发,早把文学给吹走了。会写的早已不写,不会写的更不写了。如果有一个外人参加聚会,他听了半天,还是难以判断这些人究竟出自哪个系。那就埋头吃菜吧。

每一场秋风来时,都使我有信手把笔的念头。想到这个癖好不曾消失而是越发牢靠了,甚是暗喜。

# 秋天的序曲(外二首)

□云青

说说那些被丰收压弯的日子吧  
倚窗而立的小南瓜摆出各种姿态  
准备开张的葡萄酒以及忙碌着  
迎来送往的竹篮藤碟  
为这个秋天献上  
涤荡心灵的赞美诗

小屋因美颜而凸显张力  
灯光像帷幕一样垂落下来  
无人能分辨它的柔美  
究竟属于大地还是属于天空  
抑或属于全世界

这时,随手托起一只瓜或一只果  
就能轻易感知掌上的岁月  
熟得发软,泛出金黄  
深呼吸都带着芳香

而依偎在豆蔻般的年华  
你们其实都自带光芒  
微微一笑  
就能荡开一世的温暖  
和一世的涟漪

## 醉成一首绝句

满眼沁人的绿  
倾倒湖上  
酒开来,就是一首唐诗  
参差的枝丫阻隔了  
云水之间的重逢

在尚未解化的记忆里  
我要用更多的时间  
模拟它的平凡  
练习流莺的和声  
然后侧卧于它的韵脚  
拥一曲流觞  
饮他千年,梦他千年  
直到自己醉成  
一首绝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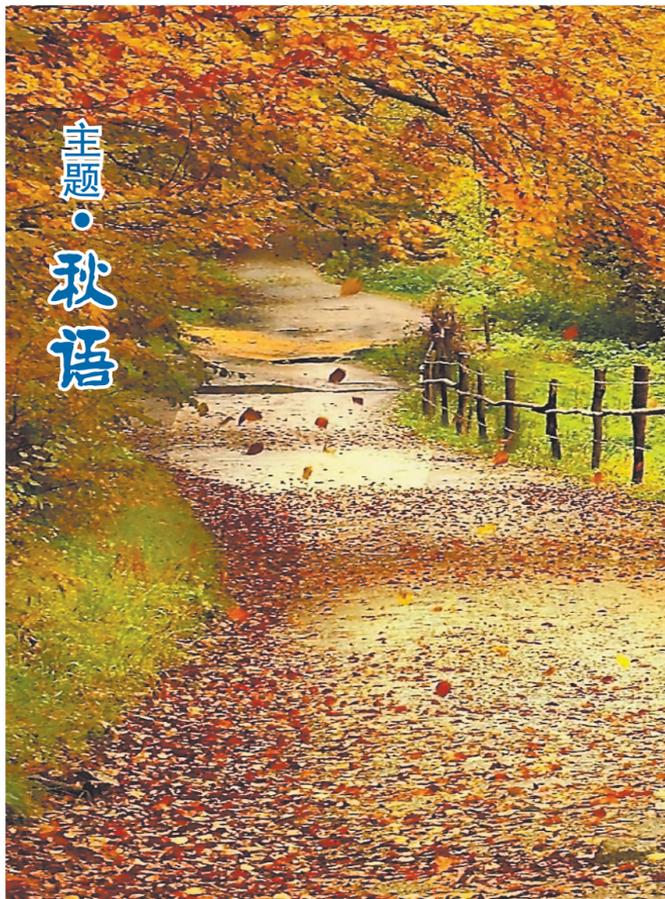
## 牵牛花

一支牵牛花  
握却臃肿的浮华  
只引人思索  
简约背后的意义

解除了与藤蔓繁复的婚约  
它,从容回归花的初心  
哪怕孑然一身  
也要坚守一份不辜负春天的期许

那么,就向春天进发吧  
内蕴的美,像溢出瓷瓶的暗香  
让所有的目光  
次第收敛于慢慢缔结的花语

喇叭状的绣口一开  
就能随意吐出  
独一无二的  
美的宣言



# 秋到山村

□张先震

了村子四周的房屋底下。起风时,随着一阵又一阵风吹来,稻穗随风摇摆,稻浪随风起伏。蜻蜓在这棵稻上停停,又蹦到那棵稻上爬爬;蜻蜓在稻田上空飞来飞去,似乎接受了巡逻的任务。挨着房屋的稻田,有几丘已收割完稻子,有几丘正在收割,一群人挥镰的挥镰,脱粒的脱粒,打谷机隆隆响着。刚割去稻子的田畴,几只鸡正在觅食,时而停步注目,时而奔跑追逐,时而拍翅跳起,时而低头猛啄。田里,一堆堆稻草静卧着,看似随意抛堆,却是有意为之,几场雨过后,稻草堆里就会长出稻草菇来,采回炒食,爽滑可口,滋味鲜美。

路边一长溜的菜园子,种满了各种蔬菜。和春夏无别,青葱绿蒜依旧青翠,辣椒依旧有绿有红,园子里依旧五颜六色,所不同的是有的青菜换成了适宜秋冬两季的品种。惹人眼目的,是菜园一角的瓜架上静卧的磨盘般大的南瓜,原先绿色的外衣,换成了金黄色的袍子,袍子上泛着一层白色的粉末。

村子中段靠近山坡的两棵柿子树,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。两棵柿子树都很老了,灰黑的树干弯曲着,上空枝丫横伸,显得老态龙钟,但结果却依旧不含糊,每年都结了满满一树柿子。树底下,几个孩子举着长竹竿在捅树上的柿子,一个人举不起来,几个孩子一起握着竹竿朝空中的柿子捅。孩子们嚷嚷着,小鸟却一点也不怕,飞来落在树顶上,以为它要啄吃柿子,却连看也不看柿子一眼,蹦跳几下,又展翅飞去。

晒谷坪旁边的大槐树下,一只黄牛拴在树下,旁边还有一只小牛犊。母牛卧着,神态安定悠闲,嘴里不紧不慢地咀嚼着,眼睛朝远处望着,却又似在空望,什么都没看。累了一春一夏,已是丰收的秋季,该休息了。旁边的小牛犊却不安分,突然蹦儿蹦,飞快地跑出去,一转身又飞快地跑回来。

太阳逐渐西移,天边的红霞越来越红,整个村子,都披上了一层霞光,金黄,耀眼。



老屋旁柚子树上的柚子,悄悄地,由绿色变成了黄色。一个个柚子悬垂着,风一吹,左右摇晃,像铃铛,又像钟摆,让人想起时间,想起季节,想起此刻:又是一年秋。

村道旁的几棵枫树,树上的叶子有的正黄,有的已是红色。秋风吹过,一片片枫叶,像一只只伸开的手掌,轻轻摇摆着,似在欢迎什么,又像在拒绝什么,抑或都不是,它们只是在表达内心的欢愉,笑意盎然从容欣悦地接受生命的过程。那风吹来时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,是它们爽朗的笑声。

穿村而过的小溪静静地流着,只在快出村的下坡时一跃而下,飞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,玲珑剔透。溪水很浅,不及孩子的膝盖,只有春夏偶下大暴雨时,水位增高一两天,其余时间水位从没变化。这条溪流了多久,不知道,但时间一定不短,看溪里的石头,一个个椭圆而光滑的鹅卵石,是溪水经过了多少年才打磨出的,它们标示着小溪的年纪。溪水清澈见底,光唇鱼,虾虎鱼,白条鱼,在溪里悠然穿梭。岸边飘下一片叶子,鱼们迅速围上来,人的脚步一动,又倏地四散而去。还有溪蟹,永远不急不躁的样子,在一个个石头间慢慢悠悠地爬着。而虾们就灵活多了,要么趴着不动,要么迅速前进,身手敏捷。

小溪两岸的稻田里,谷已黄,一丘接着一丘,一片连着一片,一直连接到



# 丰秋

□戴春兰

株举着火把的枫树乌柏,倒像山们抑制不住地欢呼了。这个名叫“灵山鹤公鼻”的山随形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!山脊是前凸的大块状,山谷为狭长的柳条形,转角处平摊着镜面丘,角落里也细心地耙出巴掌大的“蓑衣垄”,整座山就成了一张规整秀气的小楷,一幅工笔细描的水粉画,一首丰盈美好的朦胧诗。

从山上一直往下望,是谁在山顶投下巨石,它的波心仿佛大海里的鳞浪层层漾开。漫山遍野的稻子全熟了,着起金灿灿的禾衣,串串饱满的谷粒沉甸甸的。稻穗挨挨挤挤,连成片,汇成海,艳

秋,坐在长汀童坊和连城北团交界处,海拔750米,终年白云缭绕,群山环抱,离县城50公里,灰色飘带似的公路曲折盘旋而上,可想而知进出的不便。然而,每到金秋时节,伴随着丰收的锣鼓响起,络绎不绝的游人前来参加肖岭丰收节。

要孩般澄澈的天空下,漫山翠竹青松显出别样的苍绿,偶尔闪现的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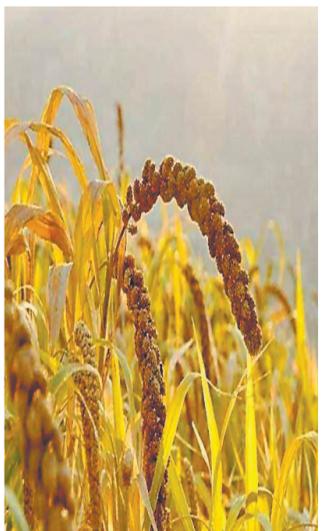
阳光下闪亮得有些刺眼。风儿轻盈路过,吻上稻粒,它们便幸福地颤抖,道道黄纹闪电般传送到远方。

风里弥漫着酒酿似的醉人气息,发酵似的越来越浓。蝉儿虫儿在冬眠前起劲儿歌唱。不知是谁在这山谷里泼洒了颜料桶,竟织得如此绚丽多彩的锦缎平铺开去!阳光,蓝天,碧水,梯田,丰稻……秋天,第一次在每一位观赏者的生命里烙下华美的印记,如此鲜亮,如此蓬勃!

看着看着,眼前的金黄仿佛浓浓的醇醇的蜜糖在田间地头缓缓流淌,那一条条草蛇灰线的田垄根本拦挡不住,它就泻下山坡,漫过田野,流进村庄,润泽一颗颗渴盼丰年的心灵,乡亲们脸上全绽开青铜古菊般的憨笑!

农人的丰秋,向来只在田野。他们用一双粗糙的手,铸就了人间的生活艺术品。年复一年春种秋收,秧苗栽种,田水满溢,稻谷下山,他们把勤劳的汗水播撒。

只要你在丰收节走上一遭,也许就能保持着原初的纯朴与谦和,在丰饶大地上躬身行走!



深秋的泉州,秋意并不浓。阳春的笑靥依旧荡漾在东海湾的潮涨潮落间,盛夏的激情依旧澎湃在后渚港的鸥翔鹭飞里。

阳光穿透云层,在绿叶间闪现,在流水上跳跃,依然有着初恋般的炽热。我走进鲜花港菊花海洋里,隐约听到秋天的语言:土地给了每一朵花舒展自如的空间,花也呈现给大地丰饶与深广。

青山为屏,绿水为带。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畦畦、一坡坡的菊花向阳而开,迎风而舞。它们或铺展成遍地金黄,或绚烂成一帘锦缎,或浅紫如一帘幽梦,或含苞带露如少女翩跹,或舒肢展臂似仙姝曼舞。它们既各展妖娆,又彼此唱和;有的雍容华贵,有的纤巧婀娜,有的枝独秀,有的花团锦簇……一千多个品

种的菊花在城东碗瓷这片小天地铺开了锦绣的诗行,又把华彩的诗章延绵至西湖的杨柳晓风中,挥洒在清源山的草色烟光里……

阳光的手魔幻般地把最绚烂的色彩泼洒在大地上,把最热烈的语言写在菊瓣上,也把深藏的柔情蜜意化为色彩,化为芳菲,渗入菊的花蕊和枝叶里。

那菊的花瓣,便成了飞翔的翅膀;那菊的色彩,便成了秋天漫溢的语言,喃喃地倾诉。它们热切地呼唤着光影里的山峦、草树,呼唤着每一只彩蝶,每一缕清风,每一个靠近它的人。

秋风那么温柔,宛如母亲,轻轻抚摸每一片叶子的肌理,细细聆听每一朵花的心声。它知道:每一朵花都携带

## 大地秋语

□姚雅丽

菊似锦,人如潮。叶间流连,我看见菊匍匐于大地,才有了仰面向天的绚丽;我知道菊扎根于泥土,才能捧出金秋的硕果。花海寻梦,我仿佛也有了花的芬芳,有了花的姿态。我把自己倾心托付给土地,土地上盛开的花朵,也为我铺就一条缤纷的坦途。

徜徉于鎏金焕彩的花的国度里,我的眼眸里也闪烁着光芒。所有的生命都闪烁着光芒,就像这片风华正茂的土地。